

山东作家作品年选

(2013)



· 小说卷 ·

下

山东作家协会编

作家出版社

山东作家作品年选

(2013)

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



· 小说卷 ·

下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东作家作品年选. 2013. 小说卷: 全2册 / 山东作协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063-7569-6

I. ①山… II. ①山…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山东省②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8.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11527号

山东作家作品年选. 2013. 小说卷

编 者: 山东省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 雷 容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230

字 数: 960千

印 张: 59.5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569-6

定 价: 118.00元 (全2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山装

尤凤伟

走下舷梯，孟军一眼便看见摆渡车一侧停着一辆黑色奥迪 A6，车前站着几个着公务员黑西装的男人。其中一年轻者举块上写“热烈欢迎孟总”的牌子，阳光下绽着一张同样写有“热烈欢迎”的脸。孟军便明白这是市里来接他的人，就走过去，先向一个五十岁上下首长派头的人伸出手，道声我是孟军。对方满脸堆笑地与他握手，道句我是安向阳，欢迎孟总回到家乡。孟军略为一怔，他知道这安，便是家乡市的市长，虽只是县级市，却也是一方诸侯，亲自到机场迎接是他没料到的事。这么想时，又逐次与被介绍为市府秘书长的邵、办公室主任的邓以及举牌子的小司机陈握手寒暄。

离开机场汽车先在高速上走了一段，下来后满眼便是层层叠叠的山岭。他知道这就是他从小到大无数次填写在履历表“籍贯”栏上的固山——父亲出生、工作、战斗并获得无上荣光的祖居地。这一霎他端的有些激动，且情不自己，心亦如眼前这块土地一下子贴近了，这种游子回归的情愫对他既是陌生又真实无讹，这大概就是人与生俱来的乡土情结吧。他不由深深吐了口气，目光又重新落在窗外秋日下午色彩浓郁的山峦上。

正这时，他听到一阵清脆如爆豆的枪声在山间响起，间杂着炸药包、手雷沉闷的爆炸声，与此同时，一团团腾起的黑烟在山峦上方弥漫开来。他惊愕失声：怎么啦？！怎么啦？！身旁的安市长却平静如初，缓缓说孟总别担心，是拍电视剧的。他啊啊了两声，解嘲说：咳，我还以为起战事了呢。邵秘书长从副驾座转过脖说孟总不晓得，咱这常年剧组不断，枪炮一

响，就把外来客惊一跳。安市长冲邵说句也不事先和孟总打个招呼，中午得罚你一杯。邵赶紧说认罚，认罚。孟军赶紧说没事没事，还不至于这么神经脆弱呀。都笑。A6 一如既往平稳地向前行驶，行进间安向阳简要向孟军介绍了这次向固山战役纪念馆捐赠仪式的大体议程。对孟军能前来参加表示真挚的感谢。又说通过这次有巨大历史、现实意义的活动，孟老将军将永远活在家乡人们的心中。对了，孟总的哥哥听说您要回来也非常高兴，打算让您回村子看看。这个我们会专门做出安排……

哥哥?! 什么哥哥?! 孟军不胜诧异，一时竟开不得口，咋的凭空从天上掉下一个哥哥来呢? 从未听说过，他，只知道父亲参加革命前在老家娶过一个小脚女人，但未有生育，解放后离婚，他知道的就这些。转念一想，莫非是父亲向母亲和他的子女们隐瞒了什么? 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于是，心情便有些沉落，意识到原本轻松单一的家乡行变得有些复杂乖张了。而后当发现自己被安排进固城最高级酒店的总统套房，他再次感到有些不适，此番来只是将老父生前保留的几件战利品捐赠给纪念馆，并没有什么投资意向，对家乡也带不来什么真正的实惠，如此高规格的接待委实受之有愧。当然，这也是可想而不可说的事体，就客随主便了。

中午安市长设便宴接风，说是便宴事实上也很郑重，菜品中“一鰐多吃”别开生面。饭后安市长说晚上于涛书记正式宴请，下午空当，孟总想不想看看市容? 孟军说市容一定要看的，只是……安打断说不急，孟总先自便吧。又转向邵秘书长说孟总虽说是家乡人，也不常回，人生地不熟，为孟总服好务呵。邵连连点头。

待主人告辞，孟军先给老婆黄楠打了个电话，简单说了说情况。黄楠问他喝了多少，他说不多。黄楠说老家的人不是喜欢把人灌醉吗? 他笑说那看对谁了。又问：老妈怎么样了? 黄楠说情绪还行，中午喝了点粥，吃了两口小菜，在看电视。他说我和妈说几句，又赶紧改口算了算了，晚上再说吧。黄楠问有什么事吗，他略略停顿，说今天遇上一件蹊跷事，想问问妈。黄楠问什么蹊跷事，他说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再说吧，我想睡一会儿。

挂了电话，孟军没睡，又按了一个号码，等的时候他的心跳不由加快，心口涌出一种可称其为甜蜜的东西。这些年，各种女人不断走进他的

生活，甚至不胜其扰，但事后能有这种甜蜜回味的女人并不多。电话那边叫秦欢的女子就属于其中，秦欢是到他公司实习时认识的，可谓是一见钟情，好了一年多，终是那“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的话，秦欢研究生毕业后随在崮城任教体文委副主任的丈夫而去，在一所中学教书，一晃七八年过去。这回他没打眼代表家族来崮城捐赠父亲的革命遗物，其中就有再续旧情这个因素。

电话终于接了。是秦欢。

晚上市委于涛书记正式宴请。笑容可掬的于将孟军迎进宴会厅。在官场，一把手出面接待的都是最重要的客人：上级领导或者来“大手笔”投资的商贾。自己呢自不是前者，算是后者今番也没有“大礼”相送，书记能出面宴请，也算最高礼遇了。他在心里思忖，莫非于有求于自己？似乎不会，在车上与安市长交谈，安透露于快“到点了”，不日就调任大市干人大副主任，离开崮城。官员到了这个节点，除了在当地搞搞“善后”，别的心思也就平了，不会……转而又想，于的姿态或许仅是冲着自家“老头子”吧。“老头子”是崮城地面当年参加革命的人中地位最高的人，礼遇他的后人，也是所谓不看僧面看佛面了。

于涛染了发，脸色红润，看起来不像快六十岁的人。这许多年，孟军于公于私接触到许多不同级别的“一把手”，而感受到的是一种相同的“气场”：高屋建瓴、气定神闲、宽和亲切、侃侃而谈，还不时展现出幽默与机智，于涛书记开言亦是，他首先高度赞扬了“孟部长”一生从事革命事业的丰功伟绩，是家乡人民的骄傲，人们不会忘记他，所以这次捐赠活动要搞出声势，媒体已经做了报道，但不够，还要大张旗鼓地搞。除了宣扬老部长的革命功勋，还要宣传老人家一生清正廉洁的高风亮节，他刚刚知道，原来老人家还有一个儿子在原籍务农，也就是孟总的哥哥了，一个省部级干部的儿子还是一个普通农民，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呵。老人家官居高位，解决一个儿子的工作问题，也就一句话的事嘛，可老人家就是严以律己、大公无私……

后面的话孟军就听不清了。一顿饭吃得混沌沌。

回到宾馆，孟军急不可耐给家里打电话，请老母接，他开门见山问：

妈，你知不知道，固城还有我一个哥哥？老母开始没回音，过了会儿问句：小军你说啥呢？孟军又重复一遍。老母陡地发起火来，喊叫：你个小军是不是叫酒灌迷糊了，满嘴胡话！他说：妈，我没喝醉，也没说胡话，今天这里的市长和书记都说爸爸在乡下还有一个儿子。老母亲火气不减：去他娘的腿，几个儿子我还不清楚？简直胡说八道！他此刻倒无比地冷静，说妈，这事是怪，可无风不起浪，你想有没有这种可能：爸爸和他第一任妻子曾有过一个孩子……“咔嚓”那边把电话摔了。

过了片刻，黄楠把电话打过来，责问他说了什么昏话把老母气翻。他悻悻地摇头，遂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对黄楠讲了，黄楠也觉得这事蹊跷，说要真这么回事，就是爷爷（黄楠一直以女儿的叫法相称）从一开始把这事隐瞒了，又说早不认亲晚不认亲，单等老头子过世了再认，看来这里面大有文章。

黄楠的话让孟军生出警觉。

门铃响了，他晓得是秦欢来了，便改换一种心情去开门，果然，秦欢在门外款款而立。虽多年未见，却未见有什么变化。进门后秦欢看着他笑笑问我胖了吧？他仔细端详了一下，倒真看出是胖了些，他走到她身前，说句我掂掂，说着便两手搂起她的腰，抱了起来，掂了几掂，放下，却仍拥着，欲吻时秦欢却转头避开了。他不勉强，一笑松开了她。

秦欢朝宽敞雅致的客厅看看，又移步向其他几个房间，不由“呀”了声说这么豪华呀。他眼不离她笑笑，说总统套房嘛。秦欢说真没想到，这么个小地方也有总统套房。他依然笑着说，有哇，这里就是嘛，秦欢问真会有外国总统来往？他说百年不遇吧。她说为百年不遇准备着？他说当然不是，我不就住进来了吗？人家是要让客人体会一下总统的待遇吗，你不允许？秦欢说我有什么权利不允许。

落座后，孟军问秦欢要不要喝点酒，XO？法国红酒或者茅台？秦欢摇摇头。孟军不勉强，给她冲了绿茶。这时他脑子里转着一个问题：接下来要朝哪个方向进行呢？当然他知道，决定权不在自己，而在秦欢。他还清楚，在看到秦欢的那一刻，他身体有冲动。对于不缺女人的他而言，这种冲动很难得。

饮了一口茶，孟军放下杯子，望着把杯子端在手上看秦欢问：过得

怎样？秦欢淡淡说，还能怎样？孟军从话中体会出来的意思是不怎么样。其实也是想象得到的，在以前的电话联络中，他得知秦欢的丈夫已调到大市担任教育局局长，而她本人并没有跟了去。问其原因，她含糊着。他就意识到其家庭生活已出现了问题。他想夫妻有一方升了官或发了财，特别是男人，想不出问题都难。

孟军适时止住这个话题，既然自己不可能再娶秦欢，就不应再纠缠人家夫妻的瓜葛了，眼下自己要弄清的只是能不能把她搬到卧室那张巨大的床榻上，既不辜负此行，也不辜负白送的总统套房。当然需一步一步朝那个方向走。

孟军先把自己这次孟崧之行的来意告诉了秦欢。

秦欢沉静地听着，后问：仪式结束了就回去吗？

孟军说不一定。可能会待几天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

秦欢：工程？

孟军点点头：也许吧，哎，秦欢，告诉我，欢不欢迎我来崧城发展，向崧城进军？

秦欢一笑不答。

孟军又问一遍。

秦欢叹口气说：我欢迎不欢迎不管用，得看市长欢迎不欢迎。

孟军心想尽管秦欢有些偷换概念，却道出事情的根本，他问句：安市长这个人怎么样？

秦欢说老百姓反映还不错，干实事，也亲民，成天笑呵呵像个弥勒佛，不过干得也挺辛苦。都知道他没啥后台，只能靠“政绩”说话。孟军身在商场，对官场的一套门儿清，说如今走仕途，靠政绩能上到县处级到顶，再往上，没“根基”就没戏了。

秦欢问这么绝对？

孟军笑笑。说当然还有另外一种途径……

他做出点钱的动作。

这时秦欢的手机响了，接起来简短说句你来了？略一停，又说，知道了，十分钟以后下去。

有人来接秦欢，孟军的心像被什么撞了一下。又会是什么人跟跹追

来？应该是她的“情”。至此也大体晓得此行和秦欢没戏了，一种挫败感油然而生。

秦欢起身告辞，孟军将前不久从巴黎“老佛爷”店购得的一块名表送给秦欢，秦欢接了，轻轻一笑，没言声。

孟军本想把秦欢送到宾馆大门外，但顾及会给秦欢带来不便，就只送到电梯口。电梯下行后他没立即回房间，怔了一会儿，然后踱到走廊顶头的窗子前，从这里能望见宾馆大院，一种莫名的情绪让他想看看把秦欢迷住的究竟是个怎样的男人。

他完全没料想到为秦欢打开车门的竟然是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

他不胜惊诧。

原计划第二天上午进行的捐赠仪式因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故而延迟，夜里骤起的大风将纪念馆外面的电杆刮倒，电线短路又导致变电设备烧毁，失去电力供应，使展室照明、电视录像及音响等诸多环节都无法进行。事故一大早报到市里，领导虽气恼也无计可施，只能将仪式延期进行。孟军接到邵秘书长电话时正在房间用早餐，邵一再道歉，说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又说看来是上天要挽留孟总在家乡多住几日了。孟军就说没关系的，没关系的，空几天正好办几件私事。邵说孟总的私事就是我们的公事，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尽管讲，我们全力以赴。邵诚恳的话倒让孟军脑子打了一个转，想许多事由政府出面会便当得多，便问句本地可有养藏獒的地方，邵赶紧说有啊有啊，还不止一个呢，孟总是不是要买？孟军说买不买得等看了再说。邵说按说我应陪孟总去的，可刚出的这桩乱子要张罗，就让办公室邓主任陪同吧，有什么要求只管对他讲。孟军道了谢，挂了电话。

从宾馆出发，越野车穿过不算大的市区，攀上了一条通往山区的土路，坐在副驾位的邓主任不时转头为孟军做“导游”，见山说山见岭说岭，不知怎的，看着邓把脖子扭得青筋暴涨孟军心里很不舒畅，便趁邓停歇时赶紧摸出手机拨号，起程前与公司副总老徐通电话。事没讲完，现在正是可用时机，通了就不慌不忙地讲着，不时下达着指令。直到汽车拐进山坳里的一座院落，獒园到了。

显然事先已得到通知，獒园已有人在大门口迎候。邓指着一个四十多

岁面皮白净的男子介绍说这是亢总，孟军握握亢女人样软乎乎的手，不由得想如此一个柔软的人却热衷于摆弄比狼还凶狠的藏獒，也让人称奇。

这座獒园算有些规模的，一圈高高的院墙，临门有一座三层小楼，小楼对面有一排低矮的铁栅栏偏厦，当是獒舍了，亢先将孟军一行请进一楼的客厅，客厅四壁挂着各种型号獒的彩色照片，显得阴森可怖。亢开始介绍他的獒园与他的獒。说他这獒园是省内最大的一座，有各种獒40余只，总价值过亿。其中一只叫“温哥华”的成年母獒——对了，就是这只，有人出价三千万都没舍得卖，他说永远不会卖“温哥华”，因为温与另外一只叫“马丁”的雄獒交配，生出来的小獒身价过千万，还供不应求，现在獒的市场十分广阔，他这獒园的规模会不断扩大。孟军好奇地问怎么想起养獒来，亢说这源于一次特殊的经历，那年与几个同学到西藏河曲旅游，晚上在山脚下野营时，帐篷被三只野狼包围，危难之时，一只红獒不知从什么地方冲过来，与三只野狼搏斗，最终战胜野狼，保全了大家的生命。由此，他决定要养一只红獒来做自己的贴身保镖，不料养起来便一发而不可收，最终有了现在这个规模。

他听着却怀疑亢所讲义獒相救故事的真实性，前年他在山西参观另一座獒园，其主人好像也讲述了类似经历，当然是真是假也不必深究。不过说到用獒当贴身保镖，他觉得就离谱了，光天化日之下谁能让一条烈犬随行？从老辈子起狗的用处就是看家护院，说到自己，自他的京西别墅进了一回贼，就一直想弄只看门的狗。

往獒舍去时，孟军的手机响了，是他哥哥的朋友兼生意伙伴——万祥集团的恭总，恭总说你在圪城吗？他说对，有事吗？恭说算是有。他说讲。恭说我听说那里的地产有商机，你找头头弄块地，咱合伙开发，做什么项目再议，他说和人家也没啥私交，不好张口。恭说冲老爷子的面子……他说人已经去了。恭说虎死有威，你此行不就证明人家把老爷子很当回事吗。他说面上的事也当得了真？恭说如果项目真有大钱赚，干脆就请省座打个招呼。孟军说：这种事最好别麻烦我哥。恭还要再说什么，被他打断，说这事我知道了，回头再议，我正忙着呢。

讲完电话，也到了獒舍，工人们正在给獒们配制午餐，除了主食饲料外，还有副食如牛肉、鸡蛋、胡萝卜、苹果等。他问身旁的亢总养一只獒

花费多少，亢总说一年少说十万元。他心想伙食标准不低，买粮食够三百人吃一年。

樊舍依山势呈弧形延伸，孟军在亢的讲解中依次观赏着一只只体态毛色各异的樊犬，在心里掂量着哪一只合自己的心意。后来就来到被叫“温哥华”与“马丁”的婚房前，孟军眼前陡然一亮，啊了一声，这对专伺造后的伉俪果然名不虚传，体形庞大，前胸宽阔、毛发浓密，口鼻方正，目光如炬……也就在这一刻，他心里已有了定夺：不要别的，就要一只温马的后……

中午亢留饭，说不远处有一地场，正宗的山珍野味。孟军正欲推辞，邓贴他耳朵悄声说：去吧，安市长说要赶过去。这刹那他想起恭来的电话，想不妨借机向安探探口风，便应了。

驱车沿山路前往，到达方晓得此地场非同寻常，现于面前的是一幢富丽堂皇的现代山庄。周边山高水长，林木葱郁，车子驶进大门，院内奇石耸立，异木伸展，水花飞溅，如同到了人间仙境。

主楼前面已停了不少豪华汽车，仍有车络绎不绝来。酒香不怕巷子深，何况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作为“圈内人”，孟军深知此类场所的诡谲处，正如赖昌星津津乐道地谈他的“红楼”杀伤力：任何人只要上到第×层，个顶个都会败下阵来，乖乖当俘虏。

刚在宴会厅落座，安市长便赶来了。他告诉孟军，线路恐怕还得几天才能完工送电。既来之则安之，又说市里已派人把他的老哥接过来了，一是兄弟俩可借这空当好好叙谈叙谈，再是也请老哥一起出席捐赠仪式。孟军闻听别扭至极。本想当即告诉安这里他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老哥”，不要上了骗子的当。可他没把话说出口，因这很唐突，也会引起误解，要讲也要找适当机会把话讲清楚。

一顿饭孟军吃得没滋没味，白费了亢总的一番美意。工程的事也未与安接上话，饭后安说要赶回去接待国家级贫困县评估团，责成亢陪同孟军在这里“放松放松”。孟军没有这种心情，托辞谢绝了。

回到宾馆孟军立刻给大哥拨电话，事关重大，须让大哥知道，听听他的说法，他或许知道其中的隐情。从小到大，父亲一直对大哥很器重，说

他稳重，善思，所以就让他走从政的路。电话响了好一阵子，方接起，是潘秘，这是常有的情况，潘这人很神，自己刚道了声“你好”他就对上了号，亲热说孟哥你好你好，省长正和财政厅长谈工作，不方便接，等谈完我立刻回拨过去。他说好。潘又说孟哥你过来嘛，省长常念叨你，大家也很想你。他说好的好的。挂电话没多久又振铃了，接起来是恭，还是揶揄他借机“拿地”，说辞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答应把这当回事。从内心讲，他是认同恭的，在大城市已缺少机遇的情况下，“老少边穷”倒正合其时。固城既老（老区）又穷（贫穷）大有发展空间。

大哥的电话终于拨过来了，也不寒暄，开门见山问小军有什么事（这是大哥的风格），他就把来固城遇到的事原原本本讲了，问他知不知道父亲有个孩子遗弃在乡下，大哥想都没想就说没有，不可能。他说这就怪了，妈说没有，你说没有，怎么就生生蹦出这么一个人来呢？大哥说也许是误会了，张冠李戴。他说不会，都惊动了市长书记，人家满腔热情。大哥沉默片刻，说老爸刚走就出了这件事，要妥善处理。小军，两点，一是弄清这个人的真实背景，与其划清界限。二是事关老爸声誉，要低调处理，不能以势压人，那会适得其反。他说哥你放心，这事我会处理好。细想想大哥这两条“指示”可谓言简意赅。是出于历练的高屋建瓴。

弄清这个人的真实背景，弄清他的目的所在。虽然还没见这人的面，可市里已经把他当成了老父的儿子并周到地施以礼遇，接着还要让他参加捐赠仪式，如果真发展到这一步，就以讹传讹，不好收拾了。按说应立刻向市里说明情况，请他们出手予以澄清，可考虑到大哥所说不要损害老父的形象，还是要慎重，反正离开会还有几天时间，沉下心，把事情想周全些，以防节外生枝。人言可畏，对活人死人都一样，什么老革命老干部，当代陈世美而已。弄不好，这次活动非但不能为老父脸上贴金，反倒抹了黑。想到这一层，心便有些沉重，感受到一种实实在在的压力，同时也开始认真地思谋着如何化解这桩“他妈妈”的事，他觉得要弄清那个歹人的面目，在当下的信息时代并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自己无法出面，一是人生地不熟，再是自己被市里当成“重点保护动物”处处时时在人的眼目下，行动不得。像往常那样，每逢遇到什么难题，便会想到一个人——公司法律顾问也是他的好友常德在律师。就让他做好了。想定便拨了电

话，他与常同样是那种无需客套的关系，接通后问句德在你抽得出身来吧？对方说还可以。他说那你就赶过来吧。什么时候？立刻。

下午，孟军在邓主任的陪同下参观了市容，也是应景般看了看，刚回到宾馆，便接到常德在的电话，说已经到了。孟军要他自己找旅馆住下，也不要找他，等他的电话。放下电话，他不由想到最近热播的谍战片《悬崖》，觉得自己似乎也成了地工，不由在心里苦笑笑。

晚上安市长设家宴款待孟军，所谓家宴并非到家里去，而是以个人名义到某个饭店请客，下了车孟军被已候在那里的安夫妇引进一家挂有“草根食堂”招牌的饭馆，这很容易会使人联想起早年间的大众食堂，可进到里面，便发现是一个极尽奢华的地方，与所谓“草根”“食堂”根本是南辕北辙不搭界的事。孟军不动声色，只想在这么个申报国家级贫困的地面上竟然有如此让人受用的去处。安夫人曲老师的出面理所当然地将这次宴请定位于“家宴”上，其余的人如秘书长邓主任等实际身份也应该算是安的“家里人”。

唯一能体现出“草根”特色的当是率先打开的那瓶被誉为本地茅台的崮城老烧。开席前秘书长先讲了这崮城老烧的典故。说那年解放军围歼据守在崮山的国民党二十一师，敌军工事坚固，武器精良，解放军久攻不下，伤亡惨重，后来临阵指挥方团长下令组织敢死队，清一色身高马大的壮汉，身上挂满了地雷和手榴弹，攻击前方团长让人抬来两坛子烧酒，亲自为敢死队队员斟上，一碗又一碗地敬，个个都喝得热血贲张，冲锋号吹响，壮士们从战壕一跃而起，摇摇晃晃扭秧歌般扑向敌人阵地，这伙人怪异的样子把敌人弄怔了，等清醒过来已冲到战壕前沿，就这么在山顶插上了红旗。

孟军静静听着。其实这段别开生面的崮山战事他曾听父亲讲过，当时父亲就在这个反击部队，担任团后勤部长。父亲扬扬得意讲那罐酒是他带人从一户老财家弄来的。今天，秘书长没提及却最应提及的父亲在这当中的作为，着实让他有些不解。

秘书长适时端起酒杯，说：温故知新，这崮城老烧可是为革命事业立了大功……

安市长接说：还有人，那些为革命光荣牺牲的英勇战士。据说上去的

那四十七名敢死队员最后只剩下八人，其中五人还负了重伤。来，我们向革命先烈致敬，是他们的英勇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安市长夫妇向孟军举起酒杯。

孟军一般不喝白酒，但听过这崮城老烧的革命佳话后，拒绝便是态度问题了，便与主人干了。酒很冲，可味道很正，咽下去有种滑爽感，是真酒。

而后邵秘书长、邓主任一千人轮番向他敬酒。

下面的话题又从革命先烈谈到刚过世的孟父“孟老将军”身上，讲他为革命为家乡做出的巨大贡献，讲家乡人民一直把他当成骄傲。此情此景，自是再恰当不过的话题。

安市长似乎动了感情，颤着声音重提老将军把儿子留在家乡务农的感人事迹。说可惜知道晚了，没能适时宣扬。孟军听着，心里很不舒服，他再次想借这个场合把事情澄清：老将军根本没有一个儿子在崮城乡下，全家人都不知这回事。那个以“儿”自居的人是个居心叵测的骗子。可不知怎么话在舌头根上打了几个转，终又咽回去了。

安市长又说：今晚本想把孟总的老哥一并请来，一块热闹热闹，可于涛书记另有构想，就是留待你们哥俩在捐赠仪式上相见，用这个平台，让媒体大张旗鼓地宣传老一代革命家的高风亮节，那会很感人很有教育意义的。我完全赞同书记的意见。

邓主任说：我们不会慢待老哥，今晚由李副主任单独宴请。

孟军开始出现惯性耳鸣，头也疼起来，他起身走出宴会厅。

从洗手间出来，他看见安市长也出来了，走到近前说，咱们拼不过年轻人，找个地躲几杯吧。

安市长引孟军到大堂咖啡吧落座。

安笑说咖啡解酒。

他说是吗？

安点点头，说最有效的是蓝山。

他也点点头，心里清楚安不是带他来解酒的，当是有话要单独谈。此时他也不猜测安要跟他谈什么，他谈什么都可以，虽然喝了不少酒，他对自己要对安谈什么心里很清楚，就是恭总一再提到的“地”。当然要适时

进入这个话题，以免唐突。

安首先埋怨起孟军，说孟总有些见外了。

他稍稍一怔说没有啊，安市长你不了解，其实我是个很实在的人。你们市长书记一遍一遍地请，按说用不着这么过礼，看我就一点不客气嘛。

安说不对。

他笑笑：怎么不对？

安也笑笑，说那就恕我直言了。孟总这次来，除了参加捐赠仪式外，心里应该还装着另一桩事。

他一怔，心想莫非他知道了自己和秦欢的事？除了捐赠，这次来还确实有秦欢这个因素。可他……

安哈哈大笑起来，说被我说中了不是？

他仍在心里想安是怎么知道这回事的，当然事本身并没多么要紧，就是安知道甚至全公开也没什么要紧，大家生活在同一个“宽松”时代，一切皆理解万岁。

安喝了一口蓝山，放下杯，抽一张餐纸擦擦嘴，说下去：我知道孟总做一个大公司，且以地产为主。京、沪、广州、深圳都有大楼盘。只是以我所知现今大都市已不好做了，地产业开始瞄上三四线城市。从前被忽视的地方反倒大有商机。我想这一点作为圈内人的孟总一定比我还清楚。我所以说这个，孟总一定别误会又是招商引资老一套。其实最近以来有意进军固城的大有人在，都应付不过来。我只是奇怪孟总怎么能沉得住气，就想一定是孟总爱面子，不好意思提出来。

孟军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所谓在商言商，起意来固城时也打谱过来瞅瞅看能不能做上一两单，也只是一念，便排除了。在庄重严肃的捐赠活动中夹杂些“私货”，难免让人诟病。基于此，在恭总给他打电话陈说此事，他只是“哼哈”应着，并不走心。让他没想到，今天安主动提出来，这真是想吃饽饽来白面了，想困觉来枕头了。既然安表示他并非是为本地招商投资考虑，就等于表明他是以友情为重，为你谋利益。自然作为一市之长，也是说到做到的事。

他诚恳地说：十分感谢安市长的美意，只是……

安摆摆手，说没什么只是不只是，只要孟总不嫌弃我们这小地方，有

想法只管提出来，我会全方位配合。

安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确了。

安又说，据我掌握的情况以及判断，固城目前有六七个不错的项目，孟总可从中选出一两个，改日我让规划局的人把项目情况给你透个底，再选就容易了。

孟军点点头，说那我就先谢谢安市长了。

安哈哈笑，说：见外了不是？

孟军也笑了，说：那首歌唱“谁不说俺家乡好”，真是这样啊，家乡对我们这些游子……咳，话到嘴边倒真不知该怎么说了。

安说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安停停又说：先把项目定下来，其余的事再说，比如融资……

孟军的身子动了一下，像被点了一下穴，眼下国家银根收紧，无论私企还是国企都运转不灵，上新项目更是有心无力，安提到融资，莫非……他看着安说：不瞒安市长说，我那公司看起来架子不小，实际上已开始周转不灵，若是……

安打断说：这一块我也替孟总考虑到了，别的不好讲，固城这里我可以和银行打打招呼。当然，这个不急，先把项目立起来再说。

孟军不住点头，说安市长说的是。

回到宴会厅，孟军结结实实向安敬了三杯酒，心里喜不胜收，就想：见过帮忙的，却没见过这么帮忙的。安是个豪爽之人啊。

回到宾馆，孟军就给恭打电话，讲了安的态度。恭自是高兴，问他不是马上赶过去？孟军说不着急，反正我在这儿。需要你过来再打电话。恭说行，无论如何要把这事盯牢，还有，该许诺的要许诺。

放下电话孟军怔了片刻，想都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安给予的“午餐”要什么回报呢？无利不起早，对谁都一样啊。

孟军是在大堂酒吧与常德在会面的，后者比前者年轻八岁，对前者一向以大哥相称，实际上两人的关系也属于哥们弟兄，于公于私都无话不谈。点上饮料，孟军便把“固城大哥”的事和盘托出，其愤恨无奈溢于言表。常德在边听边乐，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孟军睨他一眼，说你觉得

这有什么可笑的呢？

常德在敛住笑，说我是笑你那个乡下大哥，要认祖归宗，趁早啊，单等人不在了，再认，不是脑子有病？

孟军说现在还不知他有什么企图。

常德在说：这个先放一边，得先弄清楚这个大哥是真是假。

孟军似没听懂，问什么意思？

常德在说：哦，我没说清楚，就是，这人，是不是与老伯真的有血缘关系。

孟军断言：不可能，完全不可能。

常德在说：得有证据。

孟军问：证据？

常德在说：对。你想一想，他一介农民，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肯定把有什么证据。打官司打的是证据。咱们否认，同样也需要证据。

孟军问：我妈、我大哥都予以否认。这不就是证据？

常德在说：这算不上证据。

孟军问：不算证据？

常德在点点头，说孟哥，别怪我说话直接，我们要把困难想在前面，有言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事闹不好是要对簿公堂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必须从法律的层面来考虑问题，否则到时会被动。

孟军沉着脸喝咖啡。

常德在也深沉下来，说：孟哥，首先声明，我绝不怀疑大伯的人品，大伯我见过，很正直很慈爱的长者。但许多时候人品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特别在那个年代，兵荒马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个不说，只从捍卫老伯的声誉出发，对这事也不能等闲视之，先弄清事实，再面对事实，然后加以应对。

孟军不语，却明白常不是危言耸听，他的责任是为自己负责。他开始感到事情有些麻烦，挠头。

常德在向在远处的女服务员招招手，让她送一盒烟来。孟军知道这是常的习性，平常不大吸烟的他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便烟不离口，他朝服务员交代：一条软中华。